

# 花若离枝

「姐姐，你别不要我。」肖离陌眸子里的落寞越来越深，看着他一副单纯无害的模样，我就烦躁无比，紧蹙的眉头透着隐隐的疲倦和深深的不满。

肖离陌是个傻子，真傻子。

在他及冠之前还是大祈风流倜傥的高岭之花，及冠之后却患了异症，心智宛若稚童，药石不灵。

## 01

近来大祈发生了一件大事，皇上为我这位备受荣宠的华姝公主与肖离陌这个傻子将军指了婚。

告示一出，震惊大祈。

「昏君，你丫就这么坑你女儿吧，今儿我从这走了就不会回来。」

父皇摇摇头，一脸痛惜。

我一喜，难道不用嫁了？

「还好朕不止你这么一个女儿。」

昏君！

我欲哭无泪，揪着父皇的衣袖，「肖离陌已经傻了，要不我们一人退一步？」

父皇若有所思，「你想怎么退？」

「反正是要嫁进肖家，不然我嫁给肖离枫吧？」

父皇甩了甩宽袖，「肖离枫是庶出，身份低贱，还是个读书人，怎配得上朕的明珠？」

我焦急地跺脚，「那我干脆嫁给肖王爷好了，反正肖王妃已经故了，我一进府就能做个王妃，这总够配了吧？」

父皇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，「胡闹！你成心要气死朕吗？肖仲他老人家黄土都埋半截了。」

这位肖王爷是父皇的异姓兄弟，父皇他老人家似乎忘了自己与肖伯伯同岁，而他的后宫昨儿刚添了位陈贵人，才刚及笄。

我存心气他，「我又不嫌肖大爷老，噫，父皇还嫌肖大爷配不上我啊？」

父皇一副见了鬼的表情，气得手直哆嗦，「逆女，逆女！」

我边帮父皇顺气，边骂骂咧咧，「昏君，昏君！」

父皇背过身，试图跟我讲道理，「肖离陌哪里不好了？年少成名，品行端正……」

未等父皇说完，我急忙打断，「那是以前！他现在可不就是个傻子吗？」

父皇眼睛一眯，「傻子才好。」

我还没来得及多想，父皇继续说道：「就你这臭脾气，有谁能容得了你，我看肖离陌就挺好。」

怕父皇失望，我还是嫁给了肖离陌。

## 02

华姝公主大婚，举国同庆，当事人却像死了爹一般，哀痛不已。

肖离陌是被嬷嬷牵着进来的，等嬷嬷下去之后，他才开口，「娘子。」

听这温和清冽的声音也不像个傻子，莫不是传言有误？

他自然地坐到了我旁边，猝不及防地钻进了我的盖头，一脸无辜地望向我，「娘子，为何要挡住脸？」

就不该心存幻想，我掀开红盖头，焦躁地一把推开他，「离我远点。」

借着暧昧的红烛，我才看清他。

裁冰为肌，削玉为骨，化雪为魂，唔，可惜了，是个傻子。

「娘子，好凶。」他委屈地瘪起嘴，眼中蓄满了泪，我见犹怜。

我懊恼地捶墙，「陌儿这么可爱，我怎么会凶陌儿呢？」

肖离陌的脸上又荡漾着天真的笑容，「娘子喜欢陌儿吗？」

他的眼神纯粹得没有一丝杂质，我愣了神，别扭地躺在床上，「不喜欢，你配不上我。」

肖离陌在我旁边躺下，侧着头，「娘子是嫌弃陌儿吗？」

我转过身子看向他，「不要叫我娘子，以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要叫姐姐。还有，我说你配不上我的时候，你要说你会努力变好，姐姐心情就会好些了。」

肖离陌的眼睛都亮了，「好的，陌儿记住了。」

「姐姐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姐姐。」

「干吗？」

「姐姐。」

「说！」

「姐姐。」

「滚！！！」

肖离陌的眼泪又要出来了，「姐姐，又凶我？！」

我就见不得美男落泪，「好了好了，不凶你了，赶紧睡吧。」

肖离陌突然坐了起来，靠着墙一言不发。

我捏着眉心，「又怎么了？」

他嘟起嘴，「姐姐，睡觉要脱衣服的，不然睡不好。」

就你事多。

我承认，我确实翻了白眼，「那你自己脱呀。」

「陌儿不会。」他倒是坦然。

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，我，华姝公主，今日竟沦落至此，还要伺候傻子更衣！

小傻子一脸无辜，我只好纡尊降贵。

「脱完了，该睡了吧？」

「吧唧」，肖离陌重重地亲在了我的脸上，唇瓣噙着温柔的微笑。

还没等我发作，他竟扯着我的衣服，口中振振有词，「姐姐对陌儿好，陌儿也帮姐姐脱。」

我眯着眼打量他，「你不是不会吗？」

肖离陌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，「陌儿很聪明的，姐姐帮陌儿脱的时候，陌儿就学会了，可是陌儿不知道怎么了，今天学会了，明天还是会忘记。」

他落寞地低着头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该死的同情心！

「陌儿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。」

肖离陌得到我的赞赏，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，更加积极地为我更衣，嗯？我一把拍过他的手，「你乱摸什么？！」

肖离陌指着我的胸口，发出疑问，「陌儿没有，陌儿只是好奇，姐姐这儿为什么是鼓起来的？」

我羞红着脸，「呃——」

肖离陌不确信地又把手附上去，「姐姐是跟陌儿一样得了隐疾吗？」

我一个激灵醒过来了，正好对上肖离陌满是疑惑的脸，他的神情突然紧张，声音竟还染上了哭腔，「姐姐，生病很可怕的，他们天天逼我喝很多药，还用针扎我，很痛的。陌儿不要姐姐得病。」

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，我如何苛责？

肖离陌在我遐想之际，大手在我胸前揉捏了一把，他哽咽着：  
「这样按按，姐姐的病会好吗？」

我的眸子暗了下来，尴尬地背过身，「不会，姐姐没病。」

肖离陌的力气很大，他把我翻过来。

「姐姐骗我，是为了不让陌儿担心吗？姐姐如果不让陌儿帮你按，陌儿明天就告诉爹爹姐姐生病之事，让爹爹找大夫帮姐姐医治。」

我脑袋一嗡，赶紧坐了起来，「我怕了你了，都说了我没生病，你怎么就那么固执，你要按就按吧，按，按，按。」

按死我算了。

「是不是按不管用呢？这里那么大一个包，吸出来是不是就会好？」

「你，你，你……」我惊慌失措地从床上跳了下来，胸口剧烈起伏。

肖离陌还是一脸无辜，「姐姐不喜欢就算了，吃药很苦的。」

他掀起亵衣，上面布满了紫红的伤痕和密密麻麻的针眼，「扎针很痛的。」

苍天啊，我华姝到底造了什么孽！

我抚上他的伤痕，动了恻隐之心，「很痛吧？」

我轻轻地吹在他的伤口上，尽管没有任何作用。

肖离陌许是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到了，单纯的脸上多了一丝意外。

我摸着他的头，「肖离陌，别闹了，姐姐很困，赶紧休息好吗？」

我并不是一个耐心的人，不知道为何，在肖离陌这儿却如此耐心。

这一夜，我脑海中反反复复地出现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和一段细碎的声音，「我会送你回家。」

「我会送你回家。」

我努力地睁大眼睛，想看清这个人的模样，却是一片空白。

「你是谁？」我急切地伸出手，这个影子却破裂成了飞沫。

### 03

翌日，我是被肖离陌闹醒的，还是因为他口中「隐疾」之事。

他伏在我身上，认真端详着这「隐疾」。

我头痛欲裂，青筋凸起。



「昨晚你就折腾了一晚上，早上你还不肯放过我吗？」

肖离陌见我醒过来，眼睛刹时星河闪烁，他轻抿着唇，紧紧地抱着我，「姐姐，对不起，陌儿惹你生气了。陌儿只是害怕.....」

天呐，杀了我吧！

又是这般无辜模样，细细观察，我发现他的眼下多了两片青黑，有些惊诧，「你昨晚没睡好吗？」

他小心翼翼地摇头，眼眸清澈坦然，「没有，陌儿担心姐姐。」

我别开脸，难为情地说道：「姐姐是.....女人，跟你是不一样的，陌儿不用担心。」

肖离陌纠结万分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曾经的肖离陌是大祈意气风发的少将，坊间传闻他生性冷漠，户部宋尚书的嫡女当街给他递过手帕，他不仅没接，还怼哭人家小姑娘，气得宋千金一怒之下上白云观做了道姑。

沈太傅家的小姐喜好舞刀弄枪，便拜在了肖伯伯门下，谁知这位小姐竟鬼迷心窍去偷看肖离陌洗澡，结果被肖离陌让人轰了出来，沈小姐无脸见人，上了「苍梧山」，拜入「长风派」，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洛阳。

还有人看见他伸手推过自家表妹，打过亲弟弟肖离枫，对自己的部下也不心慈手软，他的恶行一天一夜也说不完.....此人心机

缜密，杀伐决断，绝非善类。

我盯着肖离陌出了神，他笑得多么干净纯粹，哪里还是从前那位不讲情面、让人忌惮的少年将军，真是造化弄人呐。

我掐着肖离陌的脸蛋教育他，「小东西，你既然来了我公主府，从此之后就要对我唯命是从，知道吧？」

看着他脸蛋上被我掐出的红印，我不免得意，管你什么少年将军，还不是要被我家华姝掌控？

「肖离陌，你说你以前干吗要做那么多坏事，现在报应来了吧，傻傻的，多可怜。」

肖离陌身子一僵，单纯无害的笑容又浮在了脸上，声音温柔无比，「姐姐，陌儿不坏。」

算了，懒得理他。

## 04

肖离陌给我剥的栗子，还没嚼完，我就被华菱的号哭吓到了。

「姐姐，我苦命的姐姐。」

我指着肖离陌，「咳.....咳咳，水，拿水。」随后一想，我怎么会指望他？

肖离陌却听懂了，傻呵呵地给我倒了一杯温水，不错不错，我颇有一种孩子大了的错觉。

华菱花枝招展地来到了公主府，围着我转来转去，「让我看看，姐姐，你还好吗？」

我憋着气，「你姐是出嫁了，又不是死了。」

如果华菱不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妹妹，我定要把她从公主府丢出去。

华菱向我投来了一个她很懂的表情，「姐姐，你这是生不如死呀，父皇也是狠心，让你嫁给这个傻子。」

我赶紧捂着肖离陌的耳朵，训斥华菱，「他已经够可怜了。」

华菱瘪瘪嘴，不悦地看着肖离陌，「我的姐姐就不可怜了吗？」

我当然可怜。

华菱拍着桌子，「姐姐，你干脆养几个面首吧，逆境中找点乐趣，总比你对着傻……肖离陌好。」

这也不是不可。

我看了一眼肖离陌，「你先下去吧。」

肖离陌不同意，「不行，我要跟着姐姐。」

华菱怼他，「这是我姐姐，不是你姐姐。」

肖离陌比华菱整整高一头，他得意地俯视着华菱，「她说了，她是我姐姐。」

华菱赌着气，伸手把肖离陌推到地上，「你这个傻子，还跟我抢姐姐。」

肖离陌干脆赖在地上大哭，「你这个坏人，我不想看见你，你推我，坏人。」

华菱一愣，随后哭得比他还大声，「你骂我坏人，你敢骂我！」

天呐！

我生无可恋地离开了案发地，稚童打架，这不是我等凡夫俗子可以摆平的。

## 05

华菱来房间寻我，又别扭地与我置气。

「肖离陌欺负我，姐姐你怎么不帮我？」

我翻着书，仪态还算端庄，「华菱，你已经不是十二岁的小公主了，肖离陌心智不到十岁，你怎么还跟他计较？」

华菱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许是知道错了，我正准备语重心长地教导她一番，她却指着书，「姐姐，书拿倒了。」

我点着她的脑袋，似笑非笑地引导她，「这是你该观察到的吗？你要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。」

华菱一脸迷糊，「姐姐，我什么时候有正经事了？」

这丫头，怎么回事？

「噓，你刚才不是说面首.....什么的嘛。」

华菱眸子一亮，眼里闪过一丝晦暗不明的光，「还真有，父皇前不久接见了新科状元陈云书，那倒是一表人才。」

父皇不是最讨厌读书人吗？我嘴角一勾，「你见过？」

华菱深深吸口气，吊足了我的胃口，「没有。」

「华菱，你这样很容易挨揍的。」

还没等我细问，肖离陌却闯了进来。

他笑得甚是好看，叫「姐姐」的声音也着实悦耳。

华菱瞪着他，「哼！」又转头看着我，「姐姐，我先回宫了，下次再来公主府找你。」

肖离陌嘟着嘴，「能不能不要来了？」

他.....真的还是挺可爱的。

华菱又开启了作战模式，「我就要来，我还要长住。」

我赶紧安抚，「好好好，华菱你赶紧回宫，下次姐姐亲自去宫里接你。」

华菱走得耀武扬威

## 06

肖离陌有些惆怅，到了晚膳时候也不好好吃饭，一会儿盯着我，一会儿挑着菜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把筷子搁在一旁，好奇地看向他。

「娘子。」他叫得好不委屈。

我不悦，「怎么又叫我娘子了？」

我可是大祈备受荣宠、无限荣耀的华姝公主。

肖离陌背着脸赌气，「小公主说你是她姐姐，不是我姐姐，嬷嬷说了，你是我娘子。」

真难搞。

肖离陌见我不理他，把筷子重重一摔，「啪！」

我一怒，把碗狠狠一震，「你还翻了天不成，摔什么筷子，不吃就给我滚出去。」

肖离陌被我吓到了，他一言不发，眼泪猝不及防地砸到了桌子上。

泫然欲泣的模样衬着他那俊逸非凡的面容，颇有一种令人怜惜的感觉。

苍天呐！

我一把抱过他，「好了，好了，姐姐错了，不该凶你。」

肖离陌把头埋在了我的怀里，「姐姐，是不是不要我了？」

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想，他不言，闹了一会儿便独自回房了，留我一人在大厅中凌乱。

「小桃，吩咐厨房重做一份八宝鸭、鸡髓笋和藕粉桂花糕。」

「是，公主。」

我揉揉眉心，也没有心情再继续吃饭了，等小桃把食盒拿回来，推开房门，却看见肖离陌在收拾东西。

「你在干吗？」

肖离陌瞥了一眼小桃手中的食盒，脸色缓和了许多。

小桃笑着把食盒放下，便退了出去。

肖离陌拿出自己的包袱，摆在我面前，故意不看我，「我要离家出走。」

我笑着把他拉到桌子前，摸着他的头，「乖，陌儿，下次要离家出走，不要说出来。」

肖离陌狼吞虎咽着，不理睬我的话。

我打开了肖离陌的包袱，还真是个小孩，包袱装的全是他的「小玩意儿」，想必是从肖王府带过来的。

「这是什么？」这精巧的白玉娃娃十分眼熟，总觉得在哪见过。

肖离陌的神色没有一丝变化，「这是我的。」

我又不跟你抢！

我耐心问他：「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？」

肖离陌擦着嘴，以为我在挽留他。

「小公主跟我说，她要给你找很多很多男人，到时候都住在公主府，姐姐，陌儿害怕生人，陌儿要回家。可是回家，他们会拿针扎我，姐姐会让陌儿回去吗？」

我挑了挑眉，隐隐一笑，「你先吃饭。」

「好，陌儿听话。」他温柔的嗓音让我缓和了不少。

## 07

肖离陌的眼睛格外清透，干净得就像冬日里的雪花，没有一丝杂质，以至于我常看着他出神。

「疼，疼，疼，姐姐轻点。」

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掐上了他的脸蛋，「咳，那个，你怎么如此不经掐？」

反咬一口把他的话堵死，机智如我。

本来有些烦闷无味的日子，有了肖离陌的陪伴，竟多了几分趣味。

我享受着新鲜的柑橘，挑着眉看向肖离陌，「来，陌儿，去给我洗些葡萄。」

我甩着并不酸痛的双手，故意摆弄，「陌儿，帮我揉揉肩。」

「陌儿，过来听我抚琴，现在月黑风高，最适合抚琴了。」

「陌儿.....」

「陌儿。」

小桃这丫头在我房中来回踱步了许久，犹犹豫豫地看向我，意欲开口，又频频摇头。

我烦躁地把书合上，「小桃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」

小桃直直望过来，纠结地问我：「公主，小桃从小就跟着你，知道你的喜好，你越是在意一个人，就越喜欢.....闹他，缠他。这些天对驸马，便.....如此。」

我飞快拿起茶盏，猛灌了一口茶水，这丫头在胡说些什么。

小桃透着哭腔，「公主，你是如此良善之人，应配上这世上最好的男儿，而不是小傻子。」

我慌忙地走到窗前，打开窗，清风拂过，等呼吸不再如此急促了，才细细思索了一番，许是我从来没有跟除了父皇和太子哥哥以外的男子有过接触，才会有异样吧。

良久，我回过神来，一把勾着小桃的胳膊，弯起嘴角，「肖离陌才不是傻子。」

小桃瞪着眼睛，十分惋惜地看着我，「真是个小傻子。」

今儿是万寿节，我拿出备好的寿礼，带着肖离陌回宫给父皇道喜，晚宴过后，父皇破天荒地在御书房接见我。

许久没见到父皇了，他没有问我过得好不好。

「怎么样，肖家小儿是真傻还是装傻？」

我摸了摸鼻子，一脸淡然地看着父皇，「陌儿真真傻了。」

父皇深思，「朕记得朕是多了个女婿，听你这意思，像是多了个外孙儿。」

不想理会父皇的打趣，我眼神一冷，「女儿现在可以与他和离了吧？」

父皇品了一口清茶，「还不行，再等三个月。」

我急切地抢过父皇的茶杯，「为什么？」

父皇不答。

待我走到门口，父皇的声音才悠悠传来，「姝儿，记住爹跟你说的话，爹这么做都是为了江山。」

我顿了顿脚步，回头，张了张口，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肖离陌这位少将军在大祈的威望甚至超过了太子哥哥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

肖家拥兵自重，父皇他怕肖家异姓藩王生异心，可肖离陌一腔赤子之心，为维护大祈江山驻守边关多年，可谓劳苦功高，是父皇不愿信肖家，即便肖伯伯从不参与朝政，父皇心里的隔阂也不会消失，而肖离陌他并没有做错。

我不愿再带着目的留在肖离陌身边。

## 08

我跟肖离陌成亲半年有余，肖离陌越发依赖我，醒来没看见我，都要闹很久，更别提把他一个人留在府上。

小桃从小就跟在我身边，她时常咂着嘴，「公主当真不出门？公主不是最喜热闹吗？」

我才不愿意出去，看见人就烦。

「华菱小公主邀你打马球，你都不去，公主不是最喜欢打马球吗？」

父皇说女儿就应当英姿飒爽，要我说女儿就应该懒懒散散。

「公主怎么不穿粉色了？粉色最称公主了。」

粉色娇嫩，我如今几岁了？

「公主变了。」

公主累了，不想演了。

小桃看向肖离陌的眼神多了几分幽怨，给肖离陌的藕粉桂花糖糕也不放糖了，嘴里骂骂咧咧，「我从小跟着公主长大，她何时这样憋屈过？」

肖离陌没理她，吃得比谁都香。

我杵着手坐在木窗边，金乌在西山梁上慢慢沉沦，天边的云渐渐散开，变成斑斓的流霞，金乌它困倦了。

肖离陌不知何时走了进来，「姐姐，你不开心吗？」

「过来。」我向他招手，「还有两个月。」

肖离陌歪着头，「陌儿听不懂。」

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越久，我就越发耐着性子。

「这两个月，不论是你想做什么，想吃什么，想去哪玩，姐姐都陪着你。」

「吧唧」，这是肖离陌惯用的表达开心的方式。

「去帮我端杯茶。」肖离陌被我调教得越来越好了。

我靠在他身上品着茶，俨然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，如果他不是肖离陌就好了，他玩弄着我的手指，「姐姐明天带我去泛舟吧，陌儿从来没有去过。」

「好，都依你。陌儿还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」

还没等肖离陌回答，华菱便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，「姐姐，姐姐。」

华菱面色潮红，满头大汗，焦急地拉着我，「快跟我回宫。」

我一愣，冷静地看向她，「出了什么事？」

华菱平常虽大大咧咧，可她到底不是冒失之人。

华菱咽了咽口水，「父皇要打死太子哥哥。」

我双目无神，轻声呢喃，「为.....为何？」

太子哥哥成熟稳重，淡雅如风，怎么会惹怒父皇？

华菱的声音微微发抖，「太子哥哥新纳了一位良娣，父皇大发雷霆。」她看着我一句一顿，「那位良娣与姐姐.....八、八分相似。」

我一惊，手中的茶杯落到地上，四分五裂。

华菱赶紧扶住我，「走吧。」

肖离陌此时拉住了我的衣袖，面若冰霜。

「陌儿，乖，放手。」

「不准去。」他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，我诧异地看向他，肖离陌又无辜至极，「姐姐说过要陪我泛舟。」

我缓缓舒了口气，「等姐姐办完事一定会陪陌儿泛舟。」

「华姝。」我听见有人唤我，回头时却空无一人，如幻境一般。

## 09

我拉着华菱一路小跑，上了马车之后，脑子却乱成了糨糊，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。

脑海中，画面和声音不断浮现，一片片碎掉的记忆慢慢拼凑在一起。

「姝儿，不要哭，以后我的母后便是你的母后。」

「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姝儿，我就告诉父皇，谁说父皇不喜欢她的，父皇跟我说过最喜欢华姝了。」

「父皇你看，这是华姝写的诗，您不是早就说过姝儿不是池中之物吗？」

「父皇，华姝也会呀，华姝的马球还是珍妃娘娘亲自教的呢。」

「姝儿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倚仗，姝儿不哭。」

.....

「姐姐，别怕。」华菱握着我冰凉的手，试图安慰，「我们一起去给太子哥哥求情，父皇会原谅他的。」

御书房门外，只有李公公在。

「公公.....」

「哎呦，两位公主，皇上正在气头上，你们可不能进去。」

御书房的争吵清晰地传到我们耳边，散都散不去。

「逆子，朕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跟华姝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。」

「父皇，您为什么要如此残忍？」

「朕给了华姝无限荣宠、无限荣耀，她是朕的女儿，该为大祈江山牺牲自己。」

「真是无限荣宠、无限荣耀，您有三位公主，华姚长公主至今未嫁，可嫁给肖离陌的偏偏就是华姝，因为您是一个父亲，您不舍得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傻子，所以就是华姝。」

「朕本会荣宠华姝一生，而现在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你，澈儿，你动了不该动的情。」

「父皇，姝儿也叫了您十几年的父皇啊。」

「为君者应兼济天下，而不该拘泥儿女情长，朕是为你着想，朕是为了大祈的江山，朕有何错？！」

御书房内的怒骂终于停了，鞭子的抽打声也停了。

我拖着轻飘飘的身子，脚心打战，双肩不自觉地发抖，我是谁的女儿啊？我不是华姝吗？

华菱温热的手覆盖在我的手上，「姐姐.....」

## 10

我让华菱回去，自己抱着必死的决心推开了御书房的门。

太子哥哥跪在地上，嘴角渗出了血，湿润的眼神望向我，却异常温暖。

父皇打量着我，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」

你听到了多少？

我主动迎上他的目光，「半个时辰前。」

父皇背着手，神色复杂。



我恭谨地跪在地上，「父皇，我想与您单聊几句。」

「来人，带太子下去。」

御书房内一时鸦雀无声，我不急，父皇亦不急。

「华姝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」

母妃早逝，我向来会讨好父皇。

合上门后，我蹲坐在地上，原来如此，这些年的备受荣宠、无限荣耀竟是个精心编织的谎言，我的心似刀割般碎成了千片万片，我弯下腰，用手捂着心口，「父皇，这些年你只是把华姝当成棋子而已吗？」

今下不过初秋，却冷得令人发抖，我颤颤巍巍来到东宫，一言不发地等着太子哥哥醒来。

良久，华澈动了眼皮，第一眼便看到了我，眉眼不自觉地上扬，他挣扎着要坐起来，「姝儿。」

「别动，伤口才敷上药膏。」我抿着嘴，无力地说着。

「好。」他的声音都高亢了几分。

我看着傻笑的华澈，心中一阵落寞，「从我母妃病逝之后，太子哥哥你一直在护着我，华姝无以为报，只希望……」

他勾着嘴，低声哄诱般打断我，「那就以身相许，好不好？」

我慌张地转身，「哥哥，不要开玩笑。」

华澈沉默不语，紧拽着我的手臂，正当我们僵持不下时，小桃却带着肖离陌来了。

小桃指着眼下的乌青，「公主，小桃实在没办法了。」

「陌儿，过来。」我唤他。

「姐姐。」他不满地嘟囔着，故意看向太子，「姐姐已经有两个晚上没陪陌儿睡觉了。」

太子哥哥脸上阴云密布，看向肖离陌的眼神多了几分讥讽，「昔日叱咤风云，令敌军闻风丧胆的『肖家军』少将，如今竟痴傻成这般模样。」

肖离陌眸子一滞，用力地拥着我，眼神却落在了太子身上，「姐姐，我不喜欢这里，我们回家吧。」

「好，你在外面等我。」

小桃把肖离陌带下去之后，我帮太子哥哥掖了掖被褥，「太子哥哥，大祈的江山需要你。」

太子焦急地翻身，「你呢？你要我吗？」包扎伤口的白布上又沾染了血迹。

「哥哥照顾了华姝多年，华姝知足了。」

太子哥哥笑得苍白，眼神落在了窗外，「依你。」

华澈逐渐回神，他摩挲着华姝留下的余温，嘴角不自然地泛起了一丝苦笑。

他第一次见到华姝，是在珍妃娘娘的宫里，四岁的奶娃娃，刚从宫外接回来，华澈好奇地盯着她，小囡囡瞪圆了眼睛，丝毫不惧。

珍妃娘娘抹着眼泪，紧紧地抱住小囡囡，「可怜的孩子，以后姨娘就是你亲娘。」

小囡囡用软糯的小手擦着珍妃的眼泪，「不哭，不哭。」

皇上抱起小囡囡，小囡囡噙起嘴揪着他的胡须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皇上笑得极其爽朗，摸着小囡囡的脸，宠溺地看向珍妃，「这丫头胆子大，将来必定不是池中之物。」

他在宣纸上，大笔挥下，「姝」。

「澈儿，认不认得这字？」

华澈点点头，恭谨地回答，「『姝』，喻指美好。」

珍妃起身，重重地在地上叩了个响头，「臣妾代姝儿谢过皇上。」

皇上温柔地牵起她，「以后妹儿就是大祈的公主。」又望向华澈，「澈儿带着妹妹下去吧。」

九岁的华澈故意走得极快，他才不愿意奶孩子，小丫头先是努力跟着华澈，后来跟不上了，索性在原地坐了下来，华澈转了一圈回来，小丫头坐在原地打起了瞌睡，华澈笑着蹲在她的前面，这小丫头怎么长得跟年画娃娃似的？

华澈的腿都蹲麻了，小丫头终于醒了。

他故意板起脸，「你怎么在这睡着了？」

小丫头说得极慢，「大哥哥让我在原地不要动，他会送我回家。」

华澈笑着摸着她的头，「我什么时候要你坐在这儿了？」然后又很神秘地告诉她，「我母后宫里的藕粉桂花糖糕最好吃了，我带你去吃。」

小丫头听完，眼睛都亮了，屁颠颠地跟在他身后，这次华澈走得极慢，这么可爱的小丫头，奶就奶吧。

## 12

景元十年，大祈有两件大事，一是太子议亲，华澈执意只纳良娣，固执地将正妃之位空了出来，一时朝堂之上议论纷纷。

二是珍妃病逝，皇帝下令举国哀丧三日。

华澈是在桌子底下找到华姝的，她通红着眼睛，「太子哥哥，我没有母妃了。」

华澈扯着嘴角，笑得比哭还难看，「姝儿，不要哭，以后我的母妃就是你的母妃。」

十五岁的华澈牵着十岁的华姝、七岁的华菱走到长春宫。

华菱还不懂什么叫生离死别，丽妃的华姚大公主告诉华菱，「你母妃死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」

华菱满脸眼泪，扯着华姝的衣袖，「姐姐，华姚姐姐说母妃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是吗？」

华姝一言不发，撇下华菱，气势汹汹跑向上林宫，踹开华姚的房门，拿起杯子狠狠往地上一砸，「华姚，你以后再敢在华菱面前胡说八道，我不会放过你。」她是姐姐，要替母妃保护好华菱。

这是华姝第一次打架，还输了。

华姚带着瑜妃的三皇子、齐妃的二皇子，恶狠狠地围着华姝，「你母妃死了，父皇也不会喜欢你了，你以后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」

华姝极其狼狈，苍白的脸上染上了恨意。

华澈匆匆赶来，他把华姝护在身后，「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姝儿，我就告诉父皇，谁说父皇不喜欢她的，父皇跟我说过最偏爱华姝。」

他们走后，华澈心疼地看着华姝脸上的伤痕，「姝儿以后不要跟别人打架了，你还有我呢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倚仗。」

华姝心里一紧，仰着头看向太子哥哥，脸上的恨意慢慢淡去。

## 13

在长春宫的第二年，华姝听小桃说民间的元宵还会办花灯节，心里直痒痒，被这小丫头逗得都想出宫看看了。

华澈看着她带着光的眸子心里一滞，元宵那晚，他特意在东宫给华姝系上了各色花灯，华姝捂着脸泣不成声，她是开心的。

华澈在她耳边簪上了牡丹花，出其地称她，淡淡的吻落在了她的额间，仔细看，华姝惊诧的眸子里还带着一闪即逝的惊喜。

华姝心慌地看向他，「哥，哥哥。」

「我不是。」这话说得不明不白，华姝不懂。

皇上不知何时来了东宫，脸色发青，看向华姝时眼神多了几分复杂，可他只带走了华澈。

皇帝龙颜大怒，重重的巴掌落在了华澈脸上，这也是太子第一次惹怒父皇。

「混账，华姝是你的妹妹。」

太子据理力争，「华姝只是珍妃娘娘的侄女，为何不可？」

皇上气得双手发抖，「太子年岁已长，该纳太子妃了。」

华澈跪在地上哀求，「父皇，儿臣只要华姝。」

皇上并不应允，言辞之间透着狠厉，「若你再执迷不悟，朕让你永远见不到华姝。」

## 14

景元十五年，大祈肖王爷嫡子，「肖家军」少将，杀伐决断、傲才绝情的肖离陌突然傻了。

华澈明白，父皇刚愎多疑，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」。

肖仲年岁已高，不足为惧，小儿肖离枫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」，在乱世只有「马上定乾坤」的枭雄才会让人心生忌惮，从前的肖离陌即是如此。如今这般，于肖家是喜，于大祈是祸，北境战况胶着，肖离陌这一傻，难免士气低落，这北境怕是不稳了。

景元十六年，皇上为大祈最受宠爱的华姝公主与傻子肖离陌指婚，震惊朝野。

华澈对父皇的旨意心生怨怼。

他跪在长春宫，哀求母后，「儿臣祈求母后，帮帮儿臣和华姝。」

皇后双眼微阖，指尖拈着的佛珠快速滚动，「啪嗒」，佛珠断裂，寂静的宫殿里，响起珠子滚动的声音。

皇后睁开眼，看着满地滚开的佛珠，轻声呢喃，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」

华澈跪着上前几步，「母后，儿臣求你了。」

皇后一向端庄，她净了净手，淡淡一笑，「澈儿，江山美人自古不并列，这个道理需要母后告诉你吗？」

「母后，她不是别人，她是华姝！」

皇后反问：「澈儿，你知道宫中最受宠的人是谁吗？」

华澈疑惑地看着皇后，他并不懂母后的意图。

「从前你父皇宠爱珍妃，珍妃早产，生下华菱后身子受损，那时候你父皇在哪？他在行宫陪着柳将军的小女儿柳贵人避暑，他爱珍妃，爱得克制，唯一的破例还是等珍妃死后，举国哀悼三天，仅此而已，澈儿，你做得到的吗？澈儿，这就是帝王，你必须要做到。你父皇此举是在剜去你的心头肉，华姝不嫁，你怎能好好做大祈的储君？」

华澈瘫坐在地上，想起了父皇那冷冰冰的话。

「你拥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，你失去的只是常情。」

「帝王心里装的是天下，不是儿女情长，你可以宠她，但不能爱她。」



.....

华澈按着突突跳动的颞颥，头痛欲裂，白布上沾染的血迹更多了。

## 15

回公主府之后，我便让小桃尽快收拾细软，我向父皇承诺不再回洛阳，大祈需要太子，并不需要来路不明的公主。

肖离陌拨弄着我的头发，慵懒至极，「姐姐。」

「肖离陌，别演了。」

我从容地看着肖离陌眼神的变化，直截了当，「我知道了。」

肖离陌轻皱眉头，带着淡淡笑意，「在东宫？」

我不否认，「你隐藏得很好，可看到我跟太子哥哥在一起，你对他充满敌意，试问，傻子哪来的敌意？」

肖离陌转身把我圈在怀里，语气轻佻，「怎么？不打算跟你父皇告密吗？」

我不慌不忙，「你爹为人臣，恪尽己责，为主帅，身先士卒，你大哥、二哥常年征战，全都陨落沙场，肖家满门忠烈，肖离陌，你，何错？」

肖离陌一愣，似乎没有料到我说出这番话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又缓缓吐出，背着身，语气悲凉，「若我不装傻，皇上容不下肖家。」

肖离枫是个文弱书生，肖伯伯又到了花甲之年，而肖家离陌，肖家军少将，父皇容不了他。

我拍着他的肩膀吐出浊气，「我懂的。」

他回过身，眼尾发红，几近妖冶，「燕台关之战，援军迟迟不到，粮草被烧，我大哥二哥他们战败被捕，绝食而亡。华姝，他们.....到死也没有投降。」

他的声音愤愤不平。

我颤抖的手落在他的肩膀，眼泪飞快地落下，是父皇.....

肖离陌擦掉我的眼泪，哑着声音，「我向来不会『连坐』。」

我仰着头，忙不迭别过脸，「我要离开洛阳了，你兄长之事，我会留下书信，等时机成熟交于太子哥哥，他跟父皇是不一样的。」

他欺身过来，步步逼近，「离开洛阳？」

「我在洛阳只会让父皇心生忌惮，陷太子哥哥于旋涡。」

肖离陌一怒，双眼通红，咬牙切齿道：「为了你的太子哥哥，你果真什么事都愿意做。」

这是他第一次失态。

我无力地揉着眉心，我能如何？我又能如何？

不等我解释，他拂袖准备离开。

我拽着他的衣袖，只觉得眼角有点酸涩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

不，他不能离开洛阳，他走了，会惹来父皇无端的猜忌。

「你照顾好自己。」

肖离陌别过脸，半垂着头，「你要撇下我。」

我是大祈备受荣宠的华姝公主，母妃逝后，我为了能保护自己与华菱，对父皇百般讨好，他不喜女儿柔柔弱弱，我便风风火火，他喜女儿英姿飒爽，我便纵马飞扬，他总说，华姝，朕会给你无限荣宠、无限荣耀，只要你听话。

我向来不会忤逆父皇，我向来会讨好他，他让我从此不再踏入洛阳，我便走，只要他能善待华菱，善待肖离陌.....善待太子哥哥，我便走。

## 16

月黑风高，适合跑路，收拾好细软，小桃把包袱放肩膀上，头一甩，「公主，走吧。」

「等一下。」我用一把大火点燃了公主府，充满希冀地望着小桃，「小桃，自由了！」

小桃有些心疼银子，哭诉着，「公主，为何非要烧了？卖了也好呀。」

我熟练地越到马背上，将她拦腰抱到我前面，「走吧，你家公主不差银子。」

「啊！」小桃惊呼，「公主你慢点。」

「别怕，抱紧我。」

小桃娇羞地抬头，「公主颇有男子气概。」

就当她是在夸我了，我忍不住嘚瑟，「以后不要叫我公主了。」

「那叫什么呀？」

「叫爷。」

小桃哈哈大笑，「是，爷。」

我抖落一身鸡皮疙瘩，「小桃，你还是叫我小姐吧，华姝公主已经死了，从此以后我叫花、离、枝。」

小桃点点头，看向我面露忧愁，「华菱公主会很难过的。」

我强忍着不适，「他们会照顾好华菱的。」

从前倒是没发现小桃这么能絮叨，活像只雀儿。

「小姐，还好你没带着驸马……肖公子一起走，即便他不傻了，可这比他傻了还可怕。」

「驾！驾！」马儿跑得更快了，小桃的小嘴还在叭叭叭。

「户部宋尚书的嫡女当街给他递手帕，他不仅不接，还把宋千金怼哭了，气得宋千金一怒之下上白云观做了道姑。」

我强忍着笑意，「那是宋千金看破红尘了，想出家又怕宋尚书不同意，便赖在了肖离陌头上。」

小桃不信，语气颇为激动，「沈太傅家的小姐喜好舞刀弄枪，拜在了肖王爷门下，这位小姐被肖公子迷了心窍，去偷看他洗澡，结果被肖公子让人赶了出来，沈小姐无脸见人，一怒之下上了苍梧山拜入长风派，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过洛阳。」

我气急！

「这件事就更冤枉了，沈清让嫌肖伯伯武功不好，又找不到借口拜入苍梧山，才作势推在肖离陌身上。」

小桃拽着我的衣袖，「那，那推表妹、打弟弟呢？」

这些事肖离陌确实做过。

「肖离枫想去参军，肖离陌自然不同意，便把他打得服服帖帖，至于推表妹，想必也是有原因的。」

小桃揉着眼睛，充满疑惑，「小姐，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」

原来驸马不坏呀。

那晚肖离陌看向我，神色有异，温吞地说着，「姐姐，陌儿不坏。」

我便心存疑虑，故意装睡，谁知道肖离陌见我睡着之后，还倒起了苦水，我忍了许久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

呵，男人，既然他喜欢演，我便陪他演。

## 17

景元十六年，华姝公主薨，谥号「贤靖」，举国哀思三日。

「真是无限荣宠、无限荣耀。」

秋风瑟瑟，凄凉片片，流霞散了，金乌.....沉了。

我和小桃在固阳待了三月有余，买了一处小宅院供我和小桃落脚，许是烦心事少了，身子竟日渐丰腴了起来，而洛阳的一切，开始如青烟一般破碎，散去。

小桃闲来无事绣起了手帕，小丫头像献宝似的拉着我去观摩，她的床榻上整整铺满了一床，牡丹雍容华贵，到了极致，蝴蝶栩栩如生，似乎要破布而飞。

「小姐，你先选，剩下的小桃明儿拿到集市上卖掉。」

我心疼地戳着小丫头的脸蛋，郑重其事地告诉她，「小桃，我还没有落魄到需要你做这些东西去换银子，这些是我的小桃辛

辛辛苦苦绣完的，我要把它们好好留着。」

「小姐，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」小桃低着头，看不到表情。

从公主府拿出来的珍宝，并不敢轻易出手。

「跟着我，你怕吃苦吗？」

「小姐，小桃是怕你受苦。」

我摩挲着手里的绣品，这些年在宫中为了讨好父皇，「琴棋书画」我也算样样精通，我耐心地安慰着小桃，「小姐我呢已经找到活了，以后月月有工钱，肯定可以养活你。」

小桃的双眼微亮，「真的吗，小姐？」随后神情又落寞了下来，「您是公主，不能吃这样的苦。」

小桃小鹿一般的眼眸，闪着泪光，惹人怜惜。

「傻丫头，我跟你是一样的。」

离开洛阳已有三个月了，也不知道肖离陌过得好不好，跟他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他总令我有一种很熟悉的错觉，总觉得我们很久之前就认识。

我拉着小桃犹豫了很久才开口，「我有一个朋友.....算了，还是不说了。」

小桃把我按在椅子上，勾着嘴角，「小姐，你.....朋友怎么了？」

我垂着头，叹着气，「我总会莫名想起他，记挂他过得好不好，夜不能寐，食不知味，唉。」

「小姐要是想肖将军了，可以给他写信呀。」小桃非常鄙夷地看着我。

我红着脸，呼着气，胡说什么呢，谁想他了？谁想肖离陌了？

看来我要找点事做，转移目光。

我换了一身行头，来到了固阳最大的酒楼「醉仙楼」，当起了说书先生。

古今史书信手拈来，怪志杂谈易如反掌，不到一个月，我便在此地混得风生水起，醉仙楼一共三层，待我说书之时，整整三层座无虚席，甚至有人自带杌子坐在过道。

「花先生，您可不知道，您现在是固阳炙手可热的大人物。」

我捋着假胡须，笑得极其虚伪，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这多亏了李掌柜的百般照顾啊。」

李掌柜拍着我的肩膀，颇为欣赏地点着头。

宽袖拂过，列位落座，客官你且细听分说。



「上回说到，李渊有个三女儿，酷爱兵法，她豪言壮志，『为何女子不能打仗？将来我要为父分忧，带女子兵构建一个太平盛世。』列位，李渊起兵失败，退回山西，正是这位女子胆识过人，招募反隋义军，九月，公主手下已经有一支七万人大军，灭隋立唐，势如破竹，一气呵成，同年成立『娘子军』，后，公主挑选了一万多精兵与李世民会师渭河北岸，共同攻打长安，更是在长安大战中立下战功……公主死后，李渊吩咐以军礼葬之。」

人群高喝，「好！」

又有谁能说，「女子不如男」。

## 18

我拈着胡子，再次踏入醉仙楼，近来人倒是少了许多，李掌柜神情焦急，将我拉到一旁，「花先生，北境失守了，夏军已经打到了青州，赶紧逃命吧。」

我说不出口，心脏又疼得要命，呆滞得只能努力瞪大眼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华菱、肖离陌、太子哥哥、父皇都在洛阳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洛阳。

景元十六年，北境失守，祈军节节败退，夏军顺势握住了主动权。

一路未停，到了洛阳，已是深夜。

「小姐，我们去哪？」

去找肖离陌，我只能找他，我要见华菱，我的妹妹。

我与肖离陌成婚许久，这竟是我第一次来肖府，小厮带我去见他，我急切地推开门，「肖离陌，带我去见华……」

四目相对，肖离陌身披银色铠甲，手持利剑，面容冷峻。

「你这是……」

「请命征战北境。」

他知道父皇对他心存忌惮，他知道哥哥的死也许跟皇室脱不了干系，他知道他可能一去不回，他还是要去，他是铁骨铮铮的肖家男儿，出身将门之府，责任更是刻在了骨子里。

「肖离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」我知道我在说什么。

肖离陌上前正对着我，「华姝，我需要你帮我守好后方。」

我瞪着眼睛，「好。」我知道他在说什么。

肖离陌信我。

他从怀中拿出一纸书信，「我回来了，你是我妻；我没回来，放你自由。」

是休书，我不接。

不要。

「陌儿，你别不要我。」

肖离陌眸子闪动了几下，一把抱住我。

「我第一次见你，你还是个小娃娃，迷了路，拉着我的手叫『哥哥』，我牵着你走了一天，你喜欢那只白玉娃娃，我让你在原地等我，付完银子，你就不见了。我央求爹爹四处打听，才知道你被带进了宫，成了华姝公主。

「我第二次见你，是在皇宫万寿节，你一身红衣献舞，笑眼盈盈，明艳动人，我就这样盯着你很久很久，哦，原来小姑娘长大了。

「我第三次见你，是皇上下旨为我们赐婚那天，我按耐不住，想去看看我的娘子，躲在你的房间，听到你跟小桃哭诉，『父皇这个老匹夫够狠心的，让我嫁给傻子.....』你骂骂咧咧了许久，我克制不住，想冲出来告诉你，华姝，我不傻，你嫁给我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

「第四次见你，是我们成婚那晚.....」

是我们成婚那晚，我恶狠狠地告诉你，肖离陌，你配不上我。

原来梦里的影子是真的，原来你就是那个说要送我回家的大哥哥。

心里的痛感，一阵一阵地袭来，我紧紧抱住肖离陌，你一定要回来。

「我等你回来。」

肖离陌亲率肖家军，兵分三路向夏军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。

我抱起棋盘独坐房间博弈，白棋已陷入僵局，华菱推门而入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棋盘，「姐姐，此盘已是死局。」

「白棋如果落在小目这里呢？」

华菱一脸惊诧地盯着棋盘，不可思议地抬头，「嗯？活了？怎么可能？」

我相信肖离陌定能盘活。

「北境来消息了吗？」

华菱苦着脸，「还没有。」

「可有意外？」

「没有，按照你的吩咐，粮草跟军队齐行，肖王府所有家眷都被公主府暗卫护着，万无一失。」

「好。」我起身执笔，「皆安，盼君归。」

半个月后收到肖离陌回信，「四方胡虏，凡有敢犯者，必亡其国，灭其种，绝其裔。」

我默默收起回信，祈有君是大幸。

北境传来捷报，肖离陌骁勇善战，横扫千军，肖家军士气高涨，势如破竹，进攻十分顺利。夏军草率出兵，又过于轻敌，大败于北境燕台关，夏军在肖家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撤退，肖家军穷追不舍，夏王想要平息战火，不惜破财割地与大祈讲和。

三个月后，肖离陌回洛阳，留下副将与肖家军驻守北境。

肖离陌回来的这天，洛阳大雪纷飞，肖少将凯旋，万民欢呼。

他坐在战马上，纵马驰骋，我扮成婢女的模样站在城墙上，手脚发抖，还需要华菱搀扶着，「姐姐，你别哭了，肖、肖少将回来了。」

他抬头，看到了我，疲倦的面容终于扬起了笑容，我飞奔而下，肖离陌下马，我重重扑在他的怀中，勾住他的脖子，仰着头一脸傻笑，「你回来了。」

肖离陌小心地擦着我的眼泪，「怎么消瘦了许多？」

我抱着他不愿撒手，思念入骨，「肖离陌，我太想你了。」

肖离陌的笑容越发明亮，晃得我都舍不得移开眼。

隆冬要走了，流霞重新漫布天际，金乌散着温暖的热度。

在将军府的第三天，小桃终于忍不住问我，「小姐，你以前不这么絮叨呀，你，你现在怎么叽叽喳喳？」

这丫头还敢嫌弃我？

肖离陌拿着书，笑而不语。

我鼓着腮帮子瞪小桃，眼神却落在了肖离陌身上，「我以前也很多话的，你不要瞎说。」

小桃嗤鼻，「呵，女人。」

我抓着肖离陌书的另一端，「我说真的，固阳的木记藕粉桂花糖糕比洛阳的还好吃，不信你问小桃。」

提起吃，小桃的兴致一下就来了，「小姐，我觉得木记的芙蓉糕也比洛阳的好吃。还有栗子糕、绿豆糕……」

肖离陌拿着书，借力把我往怀里一揽，眼里含笑，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？」

小桃捂着眼睛，「小姐、姑爷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」

那你还不快走？！

我泛红着耳尖，「明天，明天就带你去。」

小桃听到要回固阳，兴致大起，「姑爷，你是不知道我家小姐多厉害，短短几个月，便在固阳混得风生水起，在固阳谁要是没听过醉仙楼『花先生』的大名，那都叫没见识。」

肖离陌放下书，把我往上抬了抬，「哦？你还会说书？」

我指着门外，「死丫头，赶紧出去。」

小桃幽怨的眼神让我一瞬间有种负心汉的慌张感，我偷偷弯着嘴角，揽着肖离陌，「我会的可不止这些。」

肖离陌抱着我还没有到床上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我们都还没亲上，小桃又进来了，「小姐，不好了，皇宫、皇宫来人了。」

## 21

皇宫来人了。

父皇宣召肖离陌进宫，我慌张得大口喘气，试图冷静。

「肖离陌，不准去，我们逃吧？」

肖离陌敛了笑意，神情专注，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们躲不了一辈子。」

我不容拒绝地握住了他的手腕，「如果你要去，我便同你一起。」

肖离陌下颚抵着我的额头，「别怕。」

四面红墙，威严赫赫。乾清宫没有点灯，龙椅周身莹莹泛光，父皇坐在上面看不清表情。

我与肖离陌一同跪下。

「微臣，肖离陌。」

「民女，花离枝。」

「给皇上请安。」

父皇从高处一步一步往下，走到我们面前停住，半久才开口，  
「肖爱卿，这些年把朕骗得好苦啊！」

我猛地抬头，「皇上，肖家世代忠良，肖离陌是逼不得已。」

「哦？谁逼他了？你说朕？」

肖离陌冷着脸看向父皇，「皇上，此事与华姝公主无关，微臣甘愿受罚。」

父皇大笑，陌生地看着我，「华姝已经去世了半年，这里还有公主？」

我心一冷，扬起着惨白的笑容，「是。华姝早就死了。」

父皇见不得我的表情，他不悦地皱眉，「来人，把她带下去。」

带我去哪？

我不去。

我扯着父皇的龙袍，几近哭音，「父皇，肖离陌刚在北境立下战功，父皇，我求你放过他好不好？我跟他一起离开洛阳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」



父皇眯着眼，「华姝，之前你也是这般向朕承诺的。来人，把她带下去。」

肖离陌脸上的笑容如我第一次看见的那般纯粹，「相信我。」

我信你，我不信父皇。

侍卫涌过来，不留情地将我拖出去，不顾我的尖叫，扭打，我几近声嘶力竭，他们把我关在了御书房，我拼命地摔着花瓶，制造声响。

「哎呦，公主您别砸了。」

是李公公，我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般祈求，「公公，快，帮我去找华菱和太子哥哥，快去。」

李公公叹息着，「奴才不敢。」

我愤恨地砸着门，向门外咆哮，「肖离陌如果出事了，你们所有人都要陪葬。」

李公公犹豫了很久，终是帮我找来了华菱和太子哥哥，东宫带来的府兵控制住了侍卫，我们一同往乾清宫奋力赶去。

## 22

我双腿打着战，一个趔趄，太子哥哥将我扶住，「姝儿，我先进去。」

华菱抖得比我还厉害，「姐姐，你这个样子，我害怕。」

我哑着嗓子看向华菱，「华菱，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。」

洛阳，我再也不敢踏入了。

我平复着呼吸，渐渐冷静，肖离陌说过，会陪着我去固阳，他不会有事的。

太子哥哥低头垂手，从乾清宫出来，眼神满是愧疚，「姝儿.....」

我冷漠地看着他，踹开了乾清宫的门，肖离陌一袭白衣倒在地上，手边放着空的玉瓷杯，脸上无半点血色，嘴角的血迹已经干涸。

我跪在地上搂住肖离陌，眼泪全部砸在了他的脸上，我抚摸着他的眉、他的眼、他的鼻子、他的唇，企图他回应。

「陌儿，你别不要我呀。」

肖离陌再也不会开口了，我的身体出现了撕裂感，每一块都在碎掉，我痛得直不起身来，号啕大哭都做不到。

我放下肖离陌，恶狠狠地看向父皇，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」

「身为皇帝，你昏庸多疑，你忌惮肖家，忌惮肖离陌，可是整个肖家都是为了大祈牺牲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」

「身为父皇，你怕华澈爱上我，逼他，逼我，你觉得只有华澈如同你一般，冷漠无情、昏庸无能才配做大祈皇帝吗？」

华菱赶紧拉着我跪下，华澈连忙捂着嘴，「父皇，华姝是因为悲痛极致，才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还请父皇不要责备。」

皇上气得全身发抖，龙冠都有些歪斜。

肖离陌都死了，我还活什么？

我站起来指着皇上。

「昏君，昏君，大祈要完了，昏君。」

皇上双眼微阖，胸膛剧烈抖动，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肖家拥兵自重，肖离陌深受百姓爱戴，澈儿如何服众？这个江山不是姓肖，是姓华。」

「澈儿身为大祈未来的君主，怎能有软肋？怎能爱人？朕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大祈，为了澈儿。」

「朕何错？！」

肖离陌何错？肖离陌何错？！

皇上取下龙冠，指着门，「你们都出去，华姝，你留下。」

偌大的宫殿只留下我们，像极了那晚，他也是这般无情。

我闭着眼，不愿看他。

「华姝。」他一开口，声音却染上了沧桑。

「你是珍妃姐姐的女儿，你爹娘早故，家族败落，家中与珍妃书信说你走丢了，珍妃放心不下，央求朕准你入宫，朕派暗卫拿着你的画像四处寻找，费尽周折才找到你，那时候你才四岁。你进宫后，不哭不闹，还敢……揪着父皇胡子，父皇给你赐名『姝』，希望你这一辈子都美好。华姝，父皇是真的把你当成了自己的亲女儿，父皇给了你无限荣宠、无限荣耀，父皇宠了你多年，怎么会是假的？只是华姝，澈儿身为太子，不该拘泥儿女情长，大祈需要严律克己的储君，迫不得已，父皇只好把你嫁给肖离陌，你聪慧过人，定能知道他是真傻还是装傻，只是父皇没想到，你爱上了他。」

虚伪，虚伪至极，你为何到现在还要骗我？

「你说，你对我的宠爱是真的，你却杀了肖离陌，你杀了肖离陌，你是要华姝死，这哪里是宠爱？这个爱，华姝受不住！」

我放声痛哭，哭到眼泪干涸。

皇上嘴唇乌青，「肖家在大祈的声望与兵力都让朕惶恐不安，朕不敢冒险把整个江山都押在肖仲和肖离陌的人品之上，一旦人心异变那便是国之动荡，朕要的是大祈国泰民安。」

我不想听，更不想瓦解对他的恨，我侧身躺在肖离陌旁边，看着他。

肖离陌，你醒过来好不好，我求你了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再也不回来，好不好？陌儿，你不要丢下我。

我像是踏进了深渊，无法睁眼，心死不如身死。

几日后，华姝终于醒过来了，她的眼里一片清明，迷茫地看着守在床边的华澈和华菱，「你们是谁？」

华菱抿着嘴，笑着流泪，「我是你妹妹。」

华姝扶着头呢喃，「妹妹。」脑子却一片空白。

「他是谁？」华姝茫然地看向华澈。

「他.....」

还没有等华澈回答，华姝挣扎地起身，光着脚就要往外跑去，「肖离陌，陌儿，在哪？他在哪？」

华澈拦着华姝，双手撑在她的肩膀上，他想说肖离陌死了，可是话到了嘴边却是，「姝儿，我在这。」

这句话是苦的，华澈的双唇都在颤抖，一转头如释重负，一瞬间心如刀绞。

华姝终于不再闹了。

她安静地看着华澈，一遍又一遍地唤他，「陌儿，陌儿。」

华澈温柔地应她，可心似乎在滴血。

华菱擦拭着眼泪，默默离开，谁又怨得了谁？

华姝靠在华澈身上，小心翼翼地观察华澈，「陌儿，我把以前的事儿都忘记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」

华澈心口一抽，「我永远都不会怪你。」

华姝欣喜万分，撒娇般地把头埋在华澈的胸口，「陌儿，我一定是爱极了你，我什么都不记得，但是记得你的名字。」

华澈别过脸，露出苦笑。

华姝强行摆正他的脸，神情有些担忧，「你怎么了？」

华澈多想告诉她，华姝，我不是肖离陌，我是可以保护你一辈子的华澈，我一样爱你，我很爱你，奈何他伤害不了她。

「姝儿，我没事。」

华姝叫着华澈「肖离陌」，开心也叫，伤心也叫，饿了也叫，烦了也叫，不厌其烦。

华澈极其耐心，每一声他都会应。

华菱心生悲戚，断断续续地开口问：「哥哥，难道.....你要做别人一辈子的.....影子吗？要不.....」

她抹了抹眼泪，要不告诉姐姐吧，如果姐姐突然清醒了，那又当如何？

纵使相思解销骨，此情终未作黄尘。姐姐她爱的只是肖家，离陌。

良久，华澈才慢慢开口：

「姝儿倒下的那一刻，我暗暗发誓，只要她能醒过来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」

如果肖离陌是姝儿活下去的希望，他愿意当她一辈子的肖离陌。

华菱噤了声，恨极了父皇。

皇上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，身子大不如从前，只能靠汤药续命，偶尔醒来之时，嘴里还在念叨，「朕何错？」

可怜，可悲。

华澈终究没有即位，他答应了华姝陪她玩遍大祈，无怨无悔。

华菱小公主没有了哥哥姐姐的庇佑，就这样被撕扯着长大，硬着头皮成了一代女帝，国号为启。

启乐一年，华菱下旨，宣肖离枫进宫，「你做朕的贵君。」语气温和却不容拒绝。

肖离枫咬牙切齿，「请皇上收回成命。」

华菱勾了勾手指，「朕许你重返战场，为国效命。」

大祈不能没有肖家，父皇不懂，华菱懂。

肖离枫眸子暗了许多，缓缓开口，「臣，不敢。」

「朕跟先皇不一样。」

.....

启乐五年，新辟疆土，周遭小国，一一归顺。

华菱即位五年，臣忠民亲，政治清明，书写一代佳话。

## 肖离陌番外

肖离陌十岁那年曾在洛阳捡到一个奶娃娃，她梳着垂鬟，穿着粉色的襦裙，满脸眼泪地站在人流中瑟瑟发抖，肖离陌自生下来就是肖王爷的嫡次子，地位高贵，得天独厚，哪里体验过人间疾苦，此刻，他觉得小姑娘够苦。

他走过去喊她，「小丫头。」

小丫头鬼灵精，一双鹿眸满是透亮的泪水，瘪嘴眨眼，眼泪就大串大串地滚落下来，她抓着肖离陌的衣袖，「大哥哥，我走丢了。」

肖离陌勾勾唇，「别哭了。你叫什么？」

小丫头鼻尖红红，「他们都叫我小淘淘。」

肖离陌点点头，装着严肃的样子询问她，「我带你到处走走，你看看能不能知道家在哪？」

小丫头又瘪起了嘴，「小淘淘，真的不知道家在哪，不要为难小淘淘了。」



肖离陌看着她如此可爱，心里软成了一片，「走吧，我带你去吃饭。」

吃饱喝足后，奶娃娃累了，停住脚步不愿动了，奶声奶气地叫着肖离陌，「大哥哥，抱抱~」

肖离陌蹲在地上问她，「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吗？」

奶娃娃想了很久，「你是坏人吗？」

肖离陌笑的不予置否，「不是。」

小丫头拍拍手，「小淘淘也觉得你不是。」

她趴在肖离陌背上，怕摔下去，很自然地抱住肖离陌的脖子，肖离陌抿着嘴，心里思索，实在找不到她爹娘，也可以把她养在王府，这小丫头应该吃不了多少东西。

肖离陌实在没想到小丫头对他如此没有防备，竟在他背上睡着了，他走得极慢，生怕吵醒她，等肖离陌准备找个地方歇息一下，小丫头却这个时候醒了，她揉着眼睛要下来，肖离陌把她放下后，牵着她往集市走去，小孩子不都喜欢热闹么，小丫头果真也不例外，她眼睛发亮地盯着远处挂着的白玉娃娃，「大哥哥，小淘淘想要」。

肖离陌看了一眼密集的人流，只好把小丫头放在角落，走时还不忘叮嘱她，「你就站这不要动，我过去买。」

小丫头开心极了，肖离陌好笑地揉揉她的脑袋，往白玉娃娃走去，等他买回来，一转身却发现小丫头不见了，他慌张地拽紧

白玉娃娃，到处寻找小丫头，可她就像从来没出现一般，不管他怎么找，都找不到了。

肖离陌盯着白玉娃娃内心生出一阵失落，还没有帮她找到家呢，后来他央求爹爹四处打听，才知道她被接到了皇宫，成了公主，肖离陌总算心安了。

肖离陌第二次见小丫头，是在皇宫的万寿节，他一眼就认出了她，小丫头长大了，鹿眸湛湛有神，彼时她已经成了荣宠至极的华姝公主，满脸尽是温柔，满身皆是贵气，一身红衣献舞，明艳动人，肖离陌颇有一种吾家有女初长成的错觉，不自觉地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一副痴傻模样。

一向傲才绝情的肖离陌竟然笑得如此痴傻，肖离枫目瞪口呆地盯着兄长，心里念叨，这还有没有人管了？别说肖离枫受不了，肖王爷也颇为不适，他尴尬地端起杯子，直截了当，「陌儿，因何事笑的如此开心？」

肖离陌一愣，立马变脸，不断地喝茶来掩饰自己的心虚，肖离枫与肖王爷面面相觑，刚才难道是眼花？

皇上对肖家颇为忌惮，肖王爷也是心知肚明，他时常引导肖离陌，肖离枫，「肖家男儿自出生那日身上就带着守护大祈的责任，只要你两本本分分，不参与朝政，皇上会看到的。」

肖离陌明白爹爹的担忧，严格来说，皇上是对他这位肖家军少将心生芥蒂。

肖离陌阻止肖离枫从军，怕的就是皇上想铲除整个肖家，爹爹年迈，对皇上来说并无威胁，景元十五年，肖离陌下了决心用装傻来消除皇上的芥蒂。

景元十六年，肖离陌接到圣旨，迎娶华姝。

他拿到圣旨的那刻，整个人在不受抑制地抖动，他要迎娶华姝，华姝要嫁给他了。

当天他便按捺不住地握着白玉娃娃跑到华姝的公主府，这是他第一次失态，他想要告诉华姝，「你是我捡的，兜兜转转，你又要嫁给我了，这是不是我们的缘分？」

他在房间躲了许久，华姝终于回来了，华姝带着一肚子怒气，向旁边的宫女哭诉，「父皇这个老匹夫够狠心的，让我嫁给傻子...」

他耐心地听着华姝的骂骂咧咧，嘴角泛起一丝苦笑，「华姝，我不傻，你嫁给我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」

姝儿我不想你有遗憾，姝儿我不傻。

华姝终于嫁给他了，原来她早就忘记了他，她的脸上写满了不乐意，肖离陌却依旧甘之如饴。

肖离陌发现装傻倒颇有一番乐趣，他喜欢逗华姝，喜欢看着她带着张牙舞爪的挫败，他喜欢叫她姐姐，只要他这样叫，华姝立马就收起了爪子，温柔至极。

他的眼神总会不自觉地飘到华姝身上，华姝变了，也没变，她依旧如小时候那般对他毫无防备，她会经常看着肖离陌发呆，她会跟肖离陌说，「我是不是早就见过你。」

肖离陌每次听到，总会像第一次见面那般，摸摸她的脑袋，她乖巧地仰着头，「陌儿，去给姐姐洗些葡萄。」

因为肖离陌喜欢吃葡萄。

相处时间长了肖离陌再抱着华姝，她竟然会害羞，耳尖泛红，极其可爱。

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，华姝很自然地依赖肖离陌，也越来越离不开他。

肖离陌与华姝成亲半年有余，对华姝的爱意日渐浓烈，战场上威风凛凛的肖家军少将在公主府打杂已成家常便饭，爹爹曾在私下问他，「你还是我儿子吗？」

肖离陌脸上的笑意不减，「我还是姝儿的男人。」

华菱小公主日常来公主府叨扰华姝，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要给华姝养面首，成何体统，肖离陌面色一黑，他迫不及待地要把华菱这只小麻雀丢出去。

华菱走后，肖离陌强势地把华姝带到自己的怀里，华姝只好跌坐在他腿上，肖离陌极其真诚地发问，「姐姐，你会不会不要我啊？」

如果华姝敢说不要，他一定会咬死她。

华姝双手抓住他的衣袖，咬着唇，试图转移话题，「你想不想去哪玩？去哪我都陪你。」

肖离陌看出来了，华姝这是变相地承认不会不要他，他眼底含着隐隐的笑意，十分乖巧地把头埋在华姝的脖颈，华姝一僵，想要站起来，奈何肖离陌根本就不会给她这个机会。

他不断地在她耳边私语，「姐姐，陌儿好喜欢你。」

「姐姐，你不能不要我。」

「姐姐，好软。」

华姝捧着他的脸，不自觉地抬眸看向他，肖离陌的眸子波光闪闪，透着真诚，而他的话似乎会蛊惑人心，最终华姝轻轻点头，「不会丢下你。」

这道柔柔的声音似乎散落在了肖离陌的心头上，他的眼神飘落在了华姝的唇上，华姝心里一紧，呼吸困难，更加用力地拽紧了肖离陌的衣袖，她有些发抖，不知道心里在期待些什么，肖离陌的眸色越来越深，他感受到了华姝的紧张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最后将吻印在了华姝脸颊上。

「姐姐～」肖离陌开口，声音染上了沙哑，「难受。」

华姝一咳，将头瞥向门外，「小桃，拿壶茉莉花茶过来，降降火。」

肖离陌抿着嘴憋着笑，确实该降降火。

等肖离陌走后，华姝捧着发烫的脸，愣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小桃走进来，奇怪地看着华姝，「公主，你怎么一脸遗憾的模样？」

华姝慌张地别过脸，哪有？没有吧。

几日后，华姝又在问肖离陌想去哪儿玩，「姐姐，陪我去泛舟吧。」

他觉得泛舟是件极其有情调的事儿，他要跟华姝做完满天下所有有情调之事，还没有等他设想完，华菱小公主又来了，这一次她十分焦急，从她的只字片语中，肖离陌明确地知道了，太子喜欢华姝。

华菱要带华姝进宫，肖离陌自然不同意，「不准去。」

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强硬，可华姝却执意要走。

肖离陌看着地上四分五裂的杯子，心里也碎成四分五裂，无力感油然而生，他还在企图留住华姝。

肖离陌认真地唤她，「华姝。」

华姝迟迟未转身，等他合起门，华姝僵硬了很久蓦然回首，却空无一人，如幻境一般。

肖离陌等得焦急，他害怕华姝不会回来了，只好央求小桃带他去找华姝，小桃实在经受不住他的百般叨扰，连忙去皇宫去打听，知道华姝在东宫后，又火急火燎地带着肖离陌往东宫走去。

肖离陌到了东宫，看到华澈躺在床上，华姝坐在旁边，如果不是华澈紧拽着华姝的手臂，肖离陌对他也不会有如此敌意，他把目光从华姝这边移到华澈脸上，黑着一张脸，「姐姐已经有两个晚上没陪陌儿睡觉了。」

华澈气急，「昔日令敌军闻风丧胆的『肖家军』少将竟痴傻成了这般模样」，他的言语中透着各种奚落，肖离陌对此很是不屑，我在战场上斩敌军首级之时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。

肖家军少将之名本就是名不宣传，名副其实。

他带着华姝回家之后，拨弄着华姝的头发，「姐姐，才两日陌儿便想你了。」

肖离陌想跟华姝袒露真相，他是在装傻，可他没想到，华姝主动跟他谈及此事，「肖离陌别演了。」

原来她知道，也是，她如此蕙质兰心，她怎会不知。

肖离陌想到华澈拽着华姝手臂的画面，心里蓦然生出一股怒气，他故意激华姝，「怎么，你不打算跟你父皇告密吗？」

他知道华姝不会，他信她。

「你爹为人臣，恪尽己责，为主帅，身先士卒，你大哥，二哥常年征战，全都陨落沙场，肖家满门忠烈，肖离陌，你，何错？」

华姝说完，肖离陌瞪着眼睛，满是震惊，他只知道华姝不会告密，他不知道华姝竟然懂他。

情绪压抑到了某个阶段，就再也不受控制了，肖离陌的眼尾发红，他强忍着泪意，「燕台关之战，援军迟迟不到，粮草被烧，我大哥二哥他们战败被捕，绝世而亡。华姝，他们...到死也没有投降。」

肖离陌一开口沙哑的声音就暴露了他的情绪，这些是肖离陌心里无法触碰的痛，他将它全部剖开，暴露在华姝面前，华姝懂他，她知道他有多痛。

他抱着华姝泣不成声，华姝的手一下又一下地落在了肖离陌的背上，良久之后，华姝艰难开口，她要离开洛阳，父皇不信她，华姝一字一句，「我在洛阳只会让父皇心生忌惮，陷太子哥哥于漩涡。」

肖离陌不信是为了太子，他能感受到华姝爱的是他，只有他。

离陌又失态了，他以为他是个极其冷静之人，可面对华姝却是接二连三的失态。

他咬牙切齿地问华姝，是不是为了太子什么事都愿意做。

华姝摇头了，紧拉着他的衣袖，不让他离开，肖离陌一顿，缓和了语气，「别丢下我，好不好？」

华姝挣扎了好久，最终却说，「你照顾好自己。」

华姝就这样离开洛阳了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华姝，回到肖王府之后，肖离陌静坐在书桌前，下笔落字，发现除了华姝的名字，什么都写不出来。



他总能轻而易举地想起关于华姝的每件事，他将这些画成画，很快书房便挂满了华姝的画像，温柔的，娇嗔的，撒泼的，生气的，开心的，全是她，只有她。

北境失守了，皇上处处打压肖家，夏军蠢蠢欲动，北境失守是必然，肖离陌身为肖家男儿，守护大祈是他的使命，他重新披上盔甲，势要重返战场，不过去北境之前，他想去固阳见见华姝。

肖离陌阖上眼睛，「姝儿，我想你了。」

当华姝就这么突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以为这是幻觉，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幻觉了，只不过每一次都是希望落空罢了。

肖离陌淡然地擦拭着长剑，甚至没有抬头。

华姝叫他，「陌儿。」

长剑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掉在了地上，「哐当」一声打破了沉寂。

肖离陌犹豫地伸手，当手触碰到华姝的脸时，他的手指似乎被灼伤了，他想退回，华姝回握他的手，将它真真切切地放在脸上。

「你要出征？」

肖离陌脸上又浮现了消失的笑意，「你回来了。」

华姝紧紧抱住他，「我想你了。」

肖离陌习惯地将下颚抵在她的头上，「我也想你了。」

还没等华姝回应，肖离陌却从怀里掏出休书，「如果我回来了，你依旧是我的妻，若我不能回来，便放你自由。」

华姝不接。

她重复了肖离陌从前一直念起的担忧，「你别不要我。」

华姝极其认真，肖离陌一顿，紧紧地搂住华姝，「你是我捡的，兜兜转转，你又要嫁给我了，这是不是我们的缘分？」

华姝听他说起过往，捂着嘴，胸口起伏剧烈，原来在梦中出现的画面是真实存在过的，她抱着肖离陌的脖子仰着头印在了他的唇上，肖离陌反扣住华姝，用力地咬上了她的唇，逐渐加深浅吻。

「我等你回来。」

这是华姝的承诺，已然也是肖离陌的承诺，他一定会平安回来。

北境守住了，华姝焦急地要带着肖离陌离开洛阳，肖离陌知道她在担忧什么，可是这天下莫非王土，他们能逃去哪？

皇上宣肖离陌进宫，他与华姝一起踏入四面红墙，肖离陌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他不怕，因为他要护好大祈子民，守住大祈疆土，直到看到皇上眼里的杀意，他怕了，他答应过华姝不会丢下她，肖离陌跪着地上垂着头问皇上，「为什么一定要杀....我？」

「这个江山是姓华，肖离陌你只能死。」

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？肖离陌不想死，他看了一眼毒酒，转身快步往门外走去，他只想活命。

他早该料到这是皇上设下的局，禁军从四面涌来，将他团团困住，生生将毒酒灌进了他的喉咙，肖离陌剧烈的咳嗽，这是他第一次感知到恐惧，原来这就是剧毒，他的神经一点一点的被麻痹，鲜血不断地从口中流出，肖离陌痛苦地倒在地上，有气无力地开口，「皇上，臣求你让臣再看看华姝。」

皇上一顿，脚步不稳地转身，不再看他。

肖离陌的手从皇上的衣角慢慢垂落，姝儿，终究是我食言了，只愿来世为夫与你不经磨难，不离不弃。

- 完 -

□ 涂山桐桐

